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智慧人生

叶曼著

叶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慧人生/叶曼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17-1108-3

I. ①智… II. ①叶…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122号

智慧人生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冯 章

责任编辑: 冯 章

策 划: 董保军 张天罡

特约策划: 王维民

特约编辑: 蔡荣建

版式设计: 姜晓宁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1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66130345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75千字 图10幅

印 张: 8.5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叶曼先生在其书房



叶曼先生与南怀瑾先生，两位耄耋老者执手相叙



叶曼先生与南怀瑾先生合影

右。嘉有銀和印一册(分二十卷)其
用者。除將其注右印入一册石
印中。以志功德外。並此送達
金部分右注一套(二十二本)。

房山右注的印行。自述一

頃重安之弘法事業。日有日
因難逢。發行渠道不暢。通
庫。存積歷嚴。主佑同資。全
通。多造。成。伸。社。經。濟。周。轉。困
難。同人。正。力。因。同。拓。善。行。流
通。渠道。並。積。招。善。款。巡。優
彰。印。居士。返。法。情。願。速
道。同。法。右。注。勝。業。不。勝。欣
喜。讚。歎。

專此奉復。敬頌

安樂吉祥

妙願滿之

趙祥初和南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內三附筆。謹啟

世編居士懸壺。

前年，也者因大病住院。

並以尊約諸事，當道行了能。

未及及昨奉函，敬祈鑒諒。

近由令弟寶來先生轉來。

錄音帶三十二盒，喜於法音五。

承厚安，至深感佩。已囑仲謙。

同人，遙望室派，以化度。

寶居寺重建工程，仍由道。

行中，信樓后，是右作爲佛教。

道場，迄今尚未作定論，仍將。

繼續努力，取作爲佛教寺院開。

致使用。

關於新印房山石經，費用同。

延，目前可五編印，逢金部分石。

經共二十二冊，已印成十七冊，尚有。

五冊，將於明年內完成。每冊印。

刷二千冊，印刷工本費用，原各每。

冊八元，現已減至五元，紙張印工費。

不能提高，故特以折含義，元計法。

每冊（印二千本）需二萬九千九百元。

赵朴初先生写给叶曼先生的书信



叶曼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讲座，主题是“中医与儒释道三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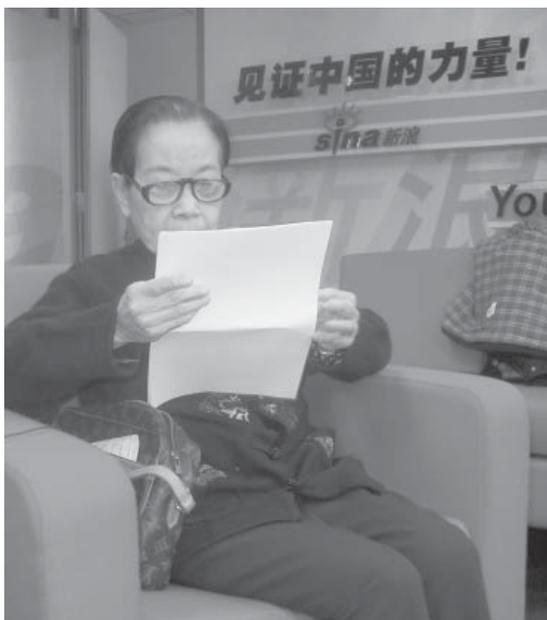
叶曼先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做讲座，主题是“智慧人生”



叶曼先生在其书房耕读经典



叶曼先生为南京某高校题词



叶曼先生做客新浪访谈



叶曼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大型谈话节目《奋斗》

叶曼介绍

叶曼本名刘世纶，祖籍湖南湘阴，北京大学经济系（20世纪30年代——编辑注）毕业。我曾好奇地问她：“你怎么会对经济发生兴趣？”她说：“在那时，目睹民生凋敝，我以为能把国家的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俱可迎刃而解，因此选了经济。”她同时投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北大经济系，另一个是师大国文系，结果两处都录取了，只是北大的数学只考得二十几分，原不能取，但胡适先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编辑注）看到她的国文试卷时说：“这学生一定要取！”就取了个“试读生”，叶曼一见这三个字，非常厌恶，乃舍北大而就师大。在师大上了十几天课，读的尽些“目录学”、“版本学”，与原来的爱好相背驰，正觉大失所望，北大经济系主任遣人前来向她解释录取经过，并说“试读生”三字，只是表面文章，那年北大法学院招生，南北两区，都只取了一名女生，而国文分数，叶曼原是榜头，校方希望她仍能回去注册上课，这才又欣然回到北大。法学院有许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三班一百

余名新生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当时那份紧张，真是让她坐立难安，幸而她遇见同系的田宝岱先生。他俩原是师大附中同学，高中时叶曼一度转学青岛，如今久别重逢于“大包围”的局面下，护驾之职，责无旁贷，又兼田先生品学兼优，每试都是名列前茅，两位同属“拔尖儿”人物，后来结为幸福佳偶，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叶曼的先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却让自己的女儿先读家馆，六岁启蒙，便读《左传》，到了十岁才入高小一年级，她今日之成就，无疑是得力于这一段家馆时期。我就教育观点叩问她的意见，她说：“那还得归功于六年中学培植下的基础，它启发了我的智慧；更应归功于北大学术自由的思想与精神，使我能以新的眼光去评判旧的事物。若不如此，我顶多是个老朽罢了！”我想对于一意主张“复古”的先生们，这几句话是一帖很好的清凉剂。

三十多岁的人，如果幼年比较留心时事，一定还记得在中国内地有位实业巨子范旭东先生，在渤海之滨一面发展化学工业，一面培养化学人才，办得有声有色。在他领导之下有四个机构，即久大精盐公司、永裕盐业公司、永利碱业公司及黄海化学研究所。永裕在青岛，产品除统销豫鲁江浙，并外销日本，总经理就是叶曼的先翁刘君曼先生。公司的组织庞大，设备新颖，经常是友邦人士旅行青岛时必定参观之地。叶曼那时完全是一位千金小姐派头，身边经常“不名一文”，上街购物总是签字送货，不料当她正在读高三的那年圣诞节，父亲忽罹脑溢血症，三天就告别了人间。叶曼虽有长兄，奈已

结婚成家，自顾不暇，下有四个弱弟，母亲一向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这家庭的担子自然而然便落到了大小姐的肩上。她把父亲的遗产一清理，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一无所有，幸得范旭东先生和其他朋友为她们姐弟筹得了一笔教育基金，从此家中十年之久无人生产，而她们竟得稳渡难关，诸弟也都先后完成了大学教育。叶曼在求学期间，还要持家，她仿佛忽然之间就长大了，成熟了，曾有朋友对她说：“这个转捩救了你，令尊不死，你会变成一个废物！”

然而她的父亲只她一女，钟爱逾恒，如今死得这么早又这么快，使她恍恍惚惚有半年之久，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到后来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只好慢慢扶柩回到北平，奉母抚弟，定居下来。

她随田先生出国之前，曾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在国外，她先后到过美国、日本、菲律宾。为菲律宾《大中华日报》及《新闻日报》撰稿约有四年，至今仍在《大中华日报》继续写专栏，都是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大文章。从以上这些经历看来，可知叶曼生活变动的幅度与深度都非常大，而且在少女时代便已面临残酷的生存考验，养成了独立人格。再加上书读得多，故立论的根基稳如磐石；路走得长，故为文能向远大处落墨；而她卓越的器识、敏捷的才思，尤非常人所能及。

叶曼有“甜蜜的家庭”，夫妇相敬如宾，家里布置得玲珑雅洁。一位清廉的外交官太太并不易做，她除了写作，还教授英文，此外，摄影、烹饪、裁缝，样样都精，并且是个京戏迷，故与能唱须生的名作家孟瑶女士莫逆于心。女儿已就读台

大，儿子在师大附中，还有一个缠在脚边的可爱的满儿。但她自己看上去依然非常年轻，纤秀文雅，风姿绰约，笑起来右颊有一酒窝，甜美又亲切。她的语言和她的文章一样气象万千，畅论国家大事时，尤其豪迈有丈夫气概。

钟梅音[※]

1963年圣诞节前夕

※ 钟梅音（1922—1984）：散文家，曾任台湾地区《大华晚报》副刊的主编，著有散文集《我只追求一个圆》、《冷泉心影》等。

国学大师叶曼与书的一世情

初见先生便被老人全身散发出的气质和魅力所吸引，若不告诉你她真实的年龄，你永远猜不准。看上去只有七十岁的先生让人感觉到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活力。先生讲课时，思路清晰，典故信手拈来，语速不快不慢，古奥经典娓娓道来。有人介绍说，老人家一辈子走过了大半个世界，一直在演讲，一直在传授中国文化。

据了解，先生旅居美国多年，上个世纪60年代为传播中国儒、道、释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70年代，在美国洛杉矶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经典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修心向学的风气。

经史启蒙的童年

据了解，叶曼先生的开蒙书是《左传》，童年时每周还要学对对子。这使她对史书和文字音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先

生讲，五岁时，父亲教她读一本当时的幼儿国文，从人、手、足、刀、尺开始。有一次，当讲到“窗前阶下，红花绿叶”一课时，幼小的她忽然把它改为“窗前阶下，绿叶红花”，并且倔强地坚持己见。起初，父亲还温和地指示书本，让她认字。但幼小的叶曼却坚持说“绿叶红花”。父亲最后发了脾气，抄起床边的床帚打了她，她依然倔强。适逢叶曼的外祖母来家探访，看到父怒女啼，护孙心切，责备父亲，把她抱走。叶曼先生说，至今回想起来，这是她平生唯一挨的一次责打。打过之后没多久，父亲走过来，小叶曼以为父亲又要打她，所以既怕又不敢跑。不料父亲抱起小叶曼，让她坐在腿上，还教给她一首诗，至今印象深刻：“远看一群鹅，扑通跳下河，白毛浮碧水，红掌踏青波。”幼小的她高兴地说：“好美啊，这么多颜色！”父亲紧抱着她说：“我的宝贝！”自那之后，每日教她背一首诗，从五言律诗到歌行体。

几近百岁，至今回想起来，令先生印象深刻的书是《易经》，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它启发了先生对生活的看法——世事无常，永远在变，使她终身受益。

一生难忘北大情

那个年代，叶曼听过课的北大教授，个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家：“钱穆先生讲‘通史’，不但小礼堂挤得满满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好像北京所有的大学生都去听他讲‘通史’。钱穆没有讲义，也没有参考书，也不写黑板，穿长袍，就这么

随口讲。闻一多先生讲‘楚辞’，胡适之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还有陶希圣先生讲‘古代社会思想史’，这些都很精彩。”先生回忆她就学时的北大，是不可想象的自由，那时考试很少，题目常常出人意料，但是若真正仔细听讲，了解了便一定会名列前茅。

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几位名师，叶曼先生讲：“胡适先生，是位蔼蔼君子，讲课慢条斯理，从不哗众取宠。他推崇历史，他说一切课程教授的都是历史。闻一多先生，才华横溢，是位风雅才子。讲起屈原、宋玉，仿佛他们再世。他讲书，悲愤又风流。”南怀瑾先生，则是叶曼先生中年时拜识的一位在家老师。他学富五车，教学严厉，责备多于奖励。记得第一次上的课，就是《楞严经》，这令她惊喜得夜不能眠。于是追随他听了一遍半《楞严经》，又帮助他译成白话文，自此她专心学佛至现在。

不久前，叶曼先生推出她在大陆的首本书《世间情》，书中文章是从她当《妇女杂志》总编辑时一个名为“叶曼信箱”的专栏中选出来的，为读者所称颂。专栏持续了二十五年，一直到该杂志停刊。在《世间情》一书中，叶曼先生为深受世间情所困的女性朋友指点迷津，句句浓缩了人生处世的精华，一问一答，亲切自然，对女性朋友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关爱情与职场、是非与家庭、处事与为人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理性的诠释和实用的建议，为女性朋友提供了识人观事、慎断是非、修炼自我等处世经验，深入浅出，解惑答疑，慰藉心灵，充满了人生无价的生活智慧。